公私聞見録 一
共四

世宗朝有一少姫寵冠後宮常在左右姫恃
上眷愛以微事上請　世宗下教曰使兒女子敢發
干請之言由予啓寵而然也此女幼而如此壯可知
矣乃斥而遠之終不復近云余八代祖直學公仕
世宗朝此說流傳於家庭故余得聞之

○成宗大王鍾愛一王女常以倭真珠耳璫賜之宮
中傳玩稱為無價寶子孫世傳尚今留存余嘗借觀
之萬不及於今世之所寶者近世尚侈此亦可見矣

○仁宗在東宮開書筵講官開卷進讀忽然色慘沮

徐命於宮口讀止起而入內少頃復出曰有蟲入袖盤之甚急纔已去之耳 仁宗方冲齡而聖德天成雍容如此余少於家庭得聞之 順懷世子嬪尹氏之卒也殯於昌慶宮之通明殿將附葬於世子已卜日而值壬辰倭亂 車駕蒼黃去邠遂掘坎權厝於後苑及翌年還都則已掘去之矣竟不得其所在其坎至今凹陷尚不填平余嘗目見而聞於老鐺其言如是云順懷 明廟世子也

○宣祖崇尚儉德御衣無錦段尚設不貳截嘗迎詔西郊內行進午膳及撤命招諸儀賓賜之所設只水

澆飯一器朝食六七斤及醋葷淹菜醬而已諸公食訖 上命褁餘䄂去曰此禮也先君翼憲公聞於海嵩尉尹公新之云尹公即 宣廟主壻謚文穆

○宣廟時入侍臺臣有以近來服飾華美為言者 宣廟披裡衣示羣臣曰余衣亦用綿布臣子服用豈有過於余者耶諸臣惶愧而退自後侈習一變聖人化俗之機在俄頃者信矣余曾祖左相府君親承 上教每言於家庭云 宣廟所御綿布衣尚在其時王子後孫家人多有見之者

○宣廟朝內璫李鳳庭嘗班侍龍光供俸等見聞頗

得宸翰餘浴李東皐浚慶時為首相牌召鳳庭責之曰汝以内侍模習御筆将欲何為乎不改當有重刑鳳庭大懼效松雪體以變之　宣廟聞而喜焉余嘗聞此語於先輩而未得其詳及見仁興君所撰月窓夜語亦載此語仁興即　宣廟朝王子也其言宜可信

○海崇尉尹公常言　宣廟常謂諸公子曰爾輩謂予樂於為君乎一人不得其所皆予之憂也豈如爾輩出入自恣無所係着者耶使吾受河城君禄奉以供朝夕而心無所憂則必勝於南面之樂矣此則黃

也上[illegible]之以禮倅為媚附
中人而鄙之顯於陛下外間不[illegible]其由於待宦之厚
薄後有近臣以此陳白者　上始覺其誣罔悉以中
官變亂黑白狀諭之羣下莫不感歎
○萬曆壬辰唐將征倭時至義州謂我人曰汝國禮
樂文物動遵中華而軍民皆無樂生之心者皆骨軟
禮苛之致蓋唐將審知我國風氣柔弱人心脆薄而
徒以浮文小節為務故民不堪命而至於此耳旬月
之間乃能察人國事如此
○萬曆丁酉唐將之再舉征倭者皆到漢京

上命分舘于士夫家客至余宗家會賢坊第亦有来
住者而所管軍卒接于傍近人家中有一卒以屠牛
販利一日宰屠纔畢大将之在義州者傳令禁屠殺
其卒不敢以令前為觧即掘土埋之其令行禁止如
此
○宣廟朝國舅延興府院君金公悌男即余所後外
祖南公之表叔也國舅第老婢子逮事者甞言永昌
大君之生人莫不相賀稱慶而獨延興公子淸州牧
使球之配鄭氏憂歎不已其后永昌枉死而金門幾
滅盖預料其為禍兆也其婢語此事咽不成聲

○壬辰之亂 宣祖去邠至松都百姓坌集迎 駕或痛哭或垂涕而其中木疆無識之類高聲呼之曰主上不念民事專以富厚後宮為事以眷愛金公諒為第一策今日到此何不令公諒却賊耶至有向上投石者而侍衛單弱不能禁其時掖庭隸之隨駕者言於余以 宣廟明德豈偏厚於公諒而公諒之深怨於一時可知公諒仁嬪之兄也

○貞淑翁主 宣祖大王女也穢其庭除狹隘告之於 上曰隣家逼側語音相聞簷宇淺露無所礙隔願得價而置其地 宣廟下教曰聲低則不聞簷隔

則不見庭何必廣乎人之居處容膝足矣因下亂
二浮曰懸此以蔽之可也翁主遂不敢加拈及 仁
祖改王後始以私財買以益之云翁主東陽尉申公
翊聖之內也 宣廟將擇儲試問於諸王子曰饌品
之中何物爲上光海對曰鹽也 上問其故光海曰
調和百味非鹽則不成矣 上又問汝輩所不足者
何事光海曰只以毋之早死爲痛耳 上奇其對光
海之得承儲位專賴此言云宋參奉德基嘗聞於許
筠如是
○宣祖大王至誠事大凡於表咨文字必親加考閱

未甞泛過而槐院諸臣不能仰體　聖意不自製進
專委之於製述官許瀓瀓庲孳也識見多不逮其所
結撰或不能稱旨　上累下嚴教至曰公卿置國事
於相忘之地而唯一許瀓擔當勤勞哀哉仍命賜許
瀓某物盖以激責羣臣也余得聞於家庭
○世之欲以一己恩讐求以禍福人者皆不知命者
也當　宣祖中年金公誶者以仁嬪之兄荐被内眷
人多輻湊而有一朝官尤親昵時具綾海宬心惡其
為人也言於稠中曰我入臺閣必駁此人朝官㤪具
公次骨使公誶為中傷計　宣祖慮具公或為他日

仁嬪子孫之害時　元宗在定原邸遂以具公妹配
元宗是為　仁獻王后後　仁祖改王具公子弟
以勳戚累代隆赫富厚近百年而猶未艾究其所由
則皆出於朝官中傷之計禍福之來果可以人力為
之乎世之欲求福者與欲禍人者視此則可以知事
皆在天而人不可以容力也有耆老宰相為余言之
如是
○安公垣大家世甚寒微而性淳謹不與人較有女
入宮為　中宗大王後宮是為昌嬪自是持身愈益
謙謹雖隣里小兒到門詰責只引過遜謝而已一未

嘗發忿悽之辭及嬪生王子女遂杜門不出恐人或
以王子外祖家稱之昌嬪次子德興大院君寔生我
宣祖大王入承大統安公處地尤尊貴而不變賤
時之心身不着細段晩以老病失明 宣廟欲榮其
身擬以尙方所進貂裘賜之而恐違雅志使人試之
曰 主上方製貂裘必以賜公旣賜之後則公不敢
不着矣安公曰我是賤人着貂裘死罪違 上命亦
死罪等死無寧安分而死 上知其意不可奪命家
人稱爲兒狗皮以進之安公以手摩之曰尙方之狗
有別種耶毛之柔細何至此也爲加於身 宣廟之

於安公乃外曾孫而不過厚其衣食安其寢處而已未甞加一命之官蓋未敢官私人安公所得迪順副尉告身亦其原從勳例得之不私恩也至 孝宗朝追贈右議政號余幼時有老宗室言之如是

○金文忠公尚容在 宣廟朝陳于 榻前曰士大夫書札之行吏兵曹者已是可駭事而近日則婦女諺札公行於両銓至有由此得官者此習不止終必為亡國之兆也至光海朝其言果驗

○萬曆壬寅 宣廟簡定繼妃大禮之日諸後宮多有不平之色獨仁嬪金氏辭氣妥然至奉進龍袍之

際供奉左右有若別有喜事者然當日宮人之侍殿
上者皆曰金嬪必享厚福之人先君幼時聞於廢朝
國舅夫人言于家庭夫人即余曾祖之姨氏也
○宣祖大王嘗與征倭天將泛舟漢江天將曰此有
潛龍軍校中有捕之者請觀之 宣廟曰龍不為害
何捕之天將笑而止盖中國人多善幻術者故慮或
被其誑眩且慮所捕雖真處之亦難也時余先祖扈
駕親見其事故余得聞家庭
○宣廟朝王子於國舅潘城朴公在世時皆幼冲無
相接之事及延興金公為國舅諸王子皆長成矣王

子逢着國舅於路上則下馬拱手而立國舅亦下馬
於王子乘馬而王子乘遠遠步行然後始乃騎馬而
去歲時必候謁國舅而下馬於大門之外王子之尊
敬國舅如此而國舅夫人見王子盛備饌羞以待之
國舅家之禮待王子亦如是云余外祖南公即延興
公之甥侄也親見其事傳於後云
○宣祖朝搢紳間有飛語謂鄭松江澈嘗有豈無一
日之說蓋欲松江有欲山陵速崩之意也終至流入
大内　上下手札問于我曽祖左相府君曰鄭澈一
日之說卿亦聞之乎虛實何如府君曰流播之言無

人不聞臣何敢曰獨不聞乎但搢紳間喜傳此說者皆平生不悅於澈之人也是以臣則不爲之信聽矣

○光海時老宮人言年豊光海之讐也余詰之宮人曰光海卽位後歲數登稔百物豊饒近習專尙豪侈心漸加士夫貪侈尤甚　明宗朝老宮人尙在闕中歎曰豊年宜在聖世而反在今日無乃益吾君𥞊大之心而使之失國耶由此言之則豊年豈非光海之讐耶

○廢主光海妃柳氏崇信佛道輦致金佛於大內親事禱奉以求利益且於宮中刻木範土造佛像甚多

以賜内外寺刹常祝天曰願後世更勿為王家婦云
伊時余先君得聞國舅家人之言後言於家庭
○余兒時入禁中聞諸老宫人萬曆戊戌光海主在
東宫嬪柳氏以臘月四日生子裡其日朝有荷生于
禁庭窪池中俄而長俄而華俄而旋落盖一日間耳
宫中皆以為異瑞及光海嗣位裡封為世子癸亥光
海遜于江華裡亦廢放江華於荐蕤中闕地跳出遂
不得令終其荷先兆其不久歟方其臨死嘘唏嘆咄
口占一絶曰塵寰飜覆似狂瀾何必憂愁意自閑二
十六年成一夢好随歸去白雲間吟訖又仰天長嘯

者良久遂死盖其得年二十六也
○余内公主之保母尚宫金氏即光海朝宫人承恩
者也為余言廢朝官邪事且自言其遠族有末擬打
城郡守者因渠受黙故渠得賂甚多又聞老武李璟
之言其堂叔某者當壬戌秋得擬雲山郡守末望而
其時三望皆有内請光海難於取舍數月不下批其
乃賫數三臧獲厚賂寵姫金可屎竟得差往及　仁
祖改玉革職廢痼云金氏良家女子也今　上乙卯
老死于余家年八十一
○光海乙卯為其妃柳氏之慈堂蓬原夫人鄭氏錫

宴瑞慈臺廢東宮贈詩曰遐齡八袠慶綿綿玉樹芝蘭滿眼前宸眷深嘉垂百歲孝思常願奉千年樽開紅醞天香襲珎賜瑞臺雨露偏上苑新秋晴日永渚蓮沙鳥五雲邊鄭氏次韻曰繼繼承承實曆綿文慈武孝兩無前光騰門户逢千載德配乾坤祝萬年未死重遊蓬島上餘生深荷聖恩偏陽春一曲誰能和小海奎章映日邊後題萬曆乙卯孟秋念五日蓬原府夫人臣鄭氏欽次　主上殿下賜宴瑞慈臺春宮府韻廢妃又為鄭氏張壽宴于通明殿光海贈詩曰鍾德名門壽福全宜家令範更無前森森簪笏華軒

盃濟濟芝蘭錦幌連慶建少陽肇國祚光昭　理廸

民賢坤宮奉酌通明殿盛事人間萬口傳鄭氏次韻

曰未死殘骸幸尾全御風重近紫宸前日邉佳氣衣

邉襲天上恩光席上連霞醞宣来欣醉飽少陽昇坐

賀仁賢賡歌寶什翔鸞字歸與兒孫萬世傳後題萬

曆乙卯仲秋旬二日蓬原府夫人鄭氏敬次　主上

殿下賜詩玉韻柳氏贈詩曰叨侍宮闈廾九年翟褕

徽典愧前賢忻逢　宣廟重興日更見吾王至德全

世亂幾忝龍御運時平長享鳳帷邉慈顔鶴髮通明

殿稱壽還驚寵渥偏盖柳氏之配光海在　宣祖丁

亥至乙卯爲卄九年也鄭氏次韻曰俗累塵緣惱暮
年一心聊慰壼儀賢永承再囑三清界賁化重歡二
聖全賜宴渙開金殿裡需雲繚繞老身邊闗雎樛木
非全美更祝乾坤德不偏後題萬曆乙卯仲秋旬二
日蓬原府夫人臣鄭氏敬次内殿賜詩寳韻世子又
於八月旬八日製詩手冩以贈鄭氏一日通明殿裡
敞雲屛金燭煇煌映紫庭千載難逢今日會奉歡稱
壽拱深情其二日縹緲祥雲迷紫闕葱籠佳氣繞楓
宸奉歡蘭殿情何盡薦壽華筵感轉新并光海柳氏
兩詩皆冩贈之鄭氏歸即作屛寳藏余於兒時因老

宫人聞其事矣 今上戊辰年間聞其屛在一士人家借而觀之筆法精熟而甚無氣骨鄭氏即余高祖林塘府君第二女也卒於萬曆庚申十二月初七日壽八十

○光海時男巫福同無鬚髯貌類婦人而語音亦彷彿聲着婦人服出入宫禁爲中壺禱疾設瑤祀於通明殿而作假馬如國葬時竹散馬之狀列立庭中中官具朝服立其前宫女掌事者與福同交襍行所禳事混淆無别如是者數矣後將復祀而福同以事被拘於捕廳受足杖之刑廢世子親抵書於捕盜大將

得觧而入宫如前設祀云福同每出入郊外常有内司及别宫奴子後先導行一日到果川萬壽僧菴菴在余家墓山中奴暹同時年十許歳往見之潛語人曰彼是出入宫禁交通内人者耶福同微聞之使人提曳以皮履批其頰殆死乃舍暹同每言其事於余曺矣反正後福同死於刑戮

○故老能言光海時事者云有天官郎勢焰張甚朝士之通塞出其手有一求官者思有以媚之一日往見因言某家隣近有一妓甚都雅足下如欲一睨則當掃堂而邀吏郎首肯之為期日而送之至吏郎至

其家而其妓又適他其人恐得失信之責入語其妻曰我若得罪於吏郎則終身不得官爾可督妓而陪寢乎事在昏夜爾我之外復誰知之再三懇諭而其妻終不聽其人遂擁而納之其妻發聲以拒吏郎聞其聲即趍而歸歸語其事于人坐是廢棄

○光海時李爾瞻有駿馬名聞一國時柳希奮為本兵長使人乘夜潛入竊牵以来藏之園中爾瞻廣散僕隷大索累日終不得柳度其已疲還送之李驚駭絶倒其時卿宰以詐譎相制多類此云

○光海朝老宫人有以故紙褁珠紙有所録物名余

取覩之則乃其時朞邑倅進獻闕中者而所録則大殿綿紬五十疋中殿四十疋東宮三十疋而金尚宮任昭容等諸寵姫各有所贈遺盖都録以送于金尚宮使之分進者也

○有長老之及見光海朝者為余言其時僞獄甚多上變希功者無虛日有一人被逮而至乃無知村氓也掌鞫者問何為而作不軌事乎其人曰不軌事何謂也獄官曰謂謀逆也曰謀逆者何謂也曰圖為王耳其人愕然起立曰窮巷殘民賣柴糊口常恐不給何敢有圖王得國之心乎遂仰天誓之曰我有斯心

則狗子猫子也聞者悲之云曾見柳夢寅小說記其時事曰見飯匙稍巨於人則必上變盖實録也

○余九歲時初八大內光海時老宮人尚多存者相與話舊而意余童騃不觧聽語無所隱諸人咸曰光海主過於慎色一月之間幸後宮者不過十五日而世誤以好色稱之其寃甚矣噫自古太子諸王生長阿保之手不知傷生之道全無限節卒多夭折安知其不由於此等之說耶

○光海壬戌冬間昌慶宮通明殿中有諺書移御速速四字自空墮下如是者日數十度至明年三月十

二日乃止翌日　仁祖反正或者神鬼以告光海離去此宫之期在速而人之不能觧如僞蜀太平字耶余兒時得聞此說於宫人而後聞許及第積之所言亦如此盖許之從妹有為光海後宫者故許知其時事也曾經首相而不書官稱及第者削官未復故也

老宫人春香乃光海時八　供奉者也以　上命来幹余家事為余言癸亥反正日夜三鼓有一宫女號哭於庭中曰火光燭天喊聲又近禍已迫矣何不奔避求生乎渠亦驚起出視則軍人之白布裹頭左把火右持兵者遍滿禁地急向後苑則光海與五六

内侍十數宮女奔向北小門而内官以鑰開門即有人牵馬立侍乃光海寵姬金尚宮之奴而聞變意光海從後門出故鞴馬来待也光海騎馬諸人随後行至濟用監松峴光海入所不知人家諸人各自奔迸後聞其家乃醫官鄭柟壽家盖随後宮人中有柟壽族屬故引以入之云

○光海癸丑 仁穆金大妃與貞明公主處于西宮者十年天啓癸亥春侍婢一人忽發聲高唱曰三月某甲此門将開復見天日其有期乎宮中皆以狂至其日 仁祖奉大妃復位公主禮歸于永安尉洪公

桂元子孫成行福履冠諸主主子萬椃嘗以聞於其尊堂者為余道之如是

○癸亥反正日首相朴承宗書諸片紙曰事君無狀致有今日何面目見先王於地下泯濡而死以謝天地鬼神將投水而不果焉至衿川三岳寺入卧僧房以繩絞項以其端投窓隙使其奴引以縊之奴跪曰奴何敢手殺主也死不敢朴曰吾不死於今日則為萬古罪人汝殺余為忠不殺則不忠也縷縷曉譬奴乃縊之而號哭不已是日其子京畿監司自興亦自縊於其寺中寺僧目見者嘗言吾於吾家宗丈云

○有兵曹老吏金峻者目見癸亥反正時事謂余曰光海無道日甚天怒民怨頑嚚亦皆有曷喪之歎及至舉義之日遜于江華行色慘然見者雖無知賤隷無不傷心出涕而勳臣中傷惻者少快樂者多傷惻者皆後為賢大夫快樂者皆不得令終云

○癸亥改玉光海遜于江華後移喬桐及丙子年間西報日急朝廷命移置濟州而嚴飭護行人使勿語其所往之處船上四面皆障以帷幔使不能審看所經地方矦到泊始告之時武臣李元老為護行別將而水路艱險瀕死者數既泊彼岸去帷請下光海問

此為何地乃告以濟州光海愕然大慼曰我何為到此我何為到此殆不能定情其時濟倅迎候於船泊之所聞是語跪進曰公子若於君臨之時亦遠邪倿不使宦官宮妾干預朝廷則何以到此乎公子不見不修德舟中皆敵之語耶光海涙簌簌下不能語云李也與余伴直摠府言之如是

○申判書叚嘗語於青平沈都尉曰少時讀書于一空家小樓上其家舊主乃光海朝宰相而罷死於癸亥後者也其塗壁之紙多有當時遺跡剥而觀之則其中長書一通乃其宰之儕友戒勉其宰者也有曰

主上獵色荒于政金純輩聚歛而割民飢宮禁不嚴
倖門大開金尚宮任昭容之稱遠播京外邊帥守令
各有定價搢紳進退以金爲媒四境嗷嗷舉懐曷喪
之心而土木工匠不絶於九重之内宗社危亡非朝
則夕西人切齒南人含怨小北非笑而公等不之知
唯欲安享富貴如是而能保富貴者未之有也勸
廢毋天地大變必也舍命爭斥以折姦議以明倫紀
然後可以自立於覆載之間如不能然則須速掛冠
勇退云不知此書出於何人而縷縷所進皆是切實
之言故至今誦之不忘云余後聞金國舅清風公之

言亦言嘗於其家見此書云

○光海癸丑永昌大君㼁以八歲稚兒栫棘喬桐終不良死方於謫也沈相國喜壽来見余曾祖左相府君垂涕曰　主上宜抱置大君於膝上啗以果實曰有賊欲害汝我在汝勿驚如是則可以慰先先王在天之靈而今反有此不忍為之事必不得保我邦家矣老身恨不早死衣袖盡濕云

○有任氏老人言光海後宮昭容任氏乃副提學蒙正之妾女而判書就正之姪也早喪父母養於其外家與任氏家絶不相聞及庚戌年方十三其外祖母

寅緣納宮就正方為原州牧聞以大駭書遺止之已無及以此見忤於光海屢年不還官既而稍進用竟為門禍倘使任氏一門恒存驚駭之心一如初八之時則豈有末稍之禍此可為後人戒故為言其事云

○光海朝有人以俚語為長歌名曰流民歎備陳民間失所之狀流聞宮中光海為減鑪冶所徵炭之役云其時老宮人言之

○光海宮人之流落者至老皆誦桃花梨花杏花發南里北里西里春不寒不熱好時節半醉半醒無事人之詩余問何以能誦則曰光海深喜此詩而常於

上林賞花之日必令諸姬吟咏以聽故能久而不忘耳仍淚下沾襟

○光海朝弘文館書吏金忠烈見寵姬金尚宮用事人心憤菀上疏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我朝鮮三百年宗社金尚宮滅之臣為　殿下痛笑疏到政院論議不一終至退斥而忠烈身在下賤言人所不敢言忠直之氣至今凜凜此無非祖宗崇奬言者之效也忠烈稍解詩律自號玉壷其子寶男為掖庭司鑰顯廟丙午扈　駕溫陽登武科

○光海朝國舅柳公自新冨貴已極子孫亦盛簪笏

盈前貂蟬滿坐譏集過從殆無虛日世稱福祿古今無兩每於張樂歡樂之時輒有拍手羣笑之聲在於半空曰盛哉宴也婦人之與宴者起立着履又有笑聲曰足何大乎擧家歡喜皆謂天降大福鬼亦助歡及至癸亥光海遜位諸柳誅竄戊辰柳公之孫前承旨孝立謀逆伏刑擧族殆殲鬼笑之菑其驗於此乎昔劉伯龍家貧將營十一之方鬼見拍手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遂止伯龍之悟柳氏之不悟可為後戒矣其時與宴婦人之子今為大夫年老家居常親聞於其慈堂云

○光海朝天使之来東者語譯輩曰李爾瞻許筠汝國貴臣而李則秋風泣女之相許則老狐被縛之状其他宰相亦皆不吉而百僚之面帶殺氣者甚多汝國王其得無事乎未久而其皆驗是真善相人國者也其譯官之子以聞於其父者言於余

○癸亥擧義日光海見火光聞喊聲謂内侍曰易姓則必先火 宗廟廢立則 宗廟當安寧汝試登高望之内侍還曰 宗廟有火矣光海喟然歎曰李氏 宗廟至我而滅矣遂與内侍跳出北門盖光海常以進供柴薪積置於含春苑擧義時軍兵放火燒之

苑去 太廟甚近故內侍錯認 宗廟有火也伊時
宮女之親見者為余言之
○癸亥反正日縛致光海朝亂政之臣於闕門外有
奉常寺下人孝男者乘守者之困睡蹴韓纉男兩眉
曰汝能復困我乎纉男額鼻傷破幾至出血而不敢
出一言孝男仍欲更蹴之為守者所覺而止盖兩日
前纉男受宮女之囑杖孝男故也掖庭司謁文得立
目見其事後言於余
○癸亥反正日韓纉男被縛倒地渴甚求飮於守卒
卒曰 大妃在西宮飢渴甚於汝今日而汝不曾進

一勺水我何以求汝渴哉纘男更不敢出言云訓鍊老卒有目睹者言之

(一)光海時老宮人為余言廢主時宮女無不締結宰相名士各有所為主者宮女輩為其所屬有欲圖囑則必曰某宰與某女相交可因以通之允於官爵刑獄之類公相所請則宮女亦不諱秘直曰須製一佩囊以來護簡以送則事無不成者伊時固視為尋常事到今思之廢主失位皆吾輩之罪也吾輩乃偏塞無知女人而猶有自怨自艾之意若使其時宰相名士生而聞吾輩此言則未知當作何懷云

○癸亥反正日光海從北門跳出中殿柳氏與數十宮女乘夜往後苑藏伏魚水堂中軍卒圍之數匝者兩日柳氏曰吾豈隱匿圖生者也使宮人宣言中殿在則宮人輩惶怖不敢出有韓姓保香者自請宣言乃出立階上曰中殿在此矣大將方倨胡床即起立而令軍卒稍退其陣韓有以柳氏意問曰主上既以失國新立者誰歟大將曰 宣祖大王之孫而不敢言誰某矣韓又以己意問曰今日此擧為宗社耶為富貴耶大將曰 宗社幾亡故吾輩不得不奉新王反正豈自為富貴也韓曰既以義為名則豈可餓殺

前王之妃也大将聞此言即報知于 仁祖飯供頗厚云宮人之同入魚水堂者為余言之

○老宮人又言光海主偏狎宮姬環以進退者五十餘人而必欲盡得其歡心人賜絹紬數十疋及綿布五十疋内司不能供其費益以買官者私獻之物故其季年私獻日加居官者之貪饕皆由於此云

○光海即位之初廣置宮人以求則百之慶及其中年夢有絳袍大官自天下告曰王之殺人子多一子且不保何求多男子是後光海求斷產之方於中國術士之来東者至施符祝其時宮人臨老垂淚曰吾

輩於伊時欲生王子惡其符呪到今思之吾輩之終無産育者天之福我也

○光海朝老宮人謂余曰伊時清道倅某乃士大夫家子弟而乃爲奸巧事抵書於寵姬金尚宮而始則曰謹獻某物幾種以爲轉達天聽之地末復曰欲知尚宮安否盡情作書云此則一男女交奸之書而金姬以其書及所獻物種進于光海光海覽而嘉褒之以爲尋常事鄭夢弼以金姬族女夫夤緣交結至入于差備門內與金姬終日對語時有潛奸後宮之謗潛奸後宮則未有現著事而宮闈之不嚴如此安得

保有國家乎此皆吾輩一時貪得之致而使光海失
國世子不得令終吾輩之罪萬死猶輕仍嗚咽不敢
言
○癸亥反正日光海從北門出隱伏於濟用監松峴
醫人鄭柟壽家蓋柟壽即宮人之族屬也時柟壽方
在喪中使光海變着喪服潜蔵於家中俄聞　仁祖
改玉朝著日新知其終不可匿詣軍前告之　仁祖
命以籃轝擔到闕門之外光海尚着白皮耳掩低頭
泯默而坐有勳臣之帬以慢語戲侮之伊時見者莫
不憤惋而畏其勢焰不敢呵止後其人不良死

○光海在濟州李延城時昉爲牧使申飭廚人潔其膳羞以進光海喜其有異於前也曰此必前日受恩於余者也有老宮人隨往者曰非也光海曰汝何以知之宮人曰爺爺黜陟臣僚一從後宮毁譽此倅若曾曲逕受恩者則必將薄待故主擬掩前日陰秘之跡豈敢致誠如此哉光海後知爲時昉垂淚低頭羞見其宮人光海卒後宮人隨往者歸言於舊時同伴故余得聞之盖時昉靖社元勳延平公之子亦叅勳籍封延誠君而光海朝未霑一命云

○光海之廢置也隨往宮婢有性悍猾賊者供奉頗

不謹光海責之其人厲聲曰爺爺曾居至尊之時百司八方逐月進供有何不足而索饌於無恥之流至于沉菜判書雜菜叅判之語乎尚方以時節進錦布毛裘有何不足而大開私獻之路至使象譯市井得通仕路乎後宮之食資飲食亦各有該司之供有何不足而索賂於求官訟獄者使民心大崩乎爺爺不謹奉 宗社使國家至此而入此海島之後反責我以不謹供奉能無内愧乎爺爺失位固所自取而吾輩何罪囚此荐棘中光海低頭無一語只咄咄而已伊時見者皆莫不憤其言之悖慢謂必有天殃其人

後因他事果不良死云同八島中者後言於人故余得聞之

○有老宮人言癸亥靖社兵入宮宮中沸湯有戴紗帽者一人突入宮曰世子安在我是侍講院官員某也才見世子即背負趨去其面貌則依俙認得而姓名則終不記使臨亂効忠之臣姓名不傳可恨云

○光海時老宮人言光海於後宮常隱身深奧處使人搜覔不得則喜之得之則不悅常慮有變而試習藏身又甞積置白金數百櫝於宮中慮或失位則用賂中朝以求復位者云余以是語質語老璫吳以恭

以恭曰誠有是事矣廢君不知位不保則銀亦不保其何能不失國也言之噓唏

○余曾祖水竹府君有別野在南郭外即林塘舊業也府君在光海朝不樂在京時或往居焉多植花樹每花發爛若錦繡府君妹子柳希奮文昌別置野於東墻之外園林相連一日柳奴踰墻而入偷折花枝將移植於柳園奴輩駭而奔告府君曰希奮豈使其奴斷移吾園之木也但其盈滿已極事變將至故奴輩之怙勢作拏如此有以造物使之不得自由者限滿則自止何必禁之任其取去也未幾其家果敗同

時朴承宗以首相當國且連姻王室富豪極一時其妾子以童丱往遊於水落山衣服騎乘輝映巖谷見胡燕作巢於山崖以蔚山半乾鰒魚戲擲其巢以觀村人爭拾之狀蔚山鰒魚我東海味之最珍者也窮儒寒士得見猶不易而彼則視同瓦礫無所吝惜驕侈如此安得不亡乎二事雖殊大限將至迷不自省同一致也

〇金自兼妻李氏李延平貴女也早寡多讀方書出家為比丘尼為宮女輩所敬服往来交結方癸亥靖社時延平實主其事有知其事者上變告之光海命

設鞠廳邏捕四出禍將不測李氏抵書於光海寵姬
金尙宮曰吾父愛戴君父發於歌咏尙宮見此歌辭
則可知吾父平日心事金尙宮以其書展讀於光海
坐前滿紙辭說皆悽楚悲感之語遂告之曰愛君如
此而枉被刑戮則其爲寃酷將何如光海聞而然之
緩其鞠事義兵乃以其日三更掃淸宮闈云老宮人
親見者後言於余
○有柳氏老人言柳丈希奮爲儒生時常攝木屐徘
徊於人家古墓偶内逼脫屐置前登石礎放便屐上
忽有血書五字曰嗟君萬里行柳氏心異之後遣壬

辰倭亂扈駕西行中鐵丸洞腹而猶得全及至光海朝由戚里至隆秩以文昌府院君兼判兵書時國家富饒由事豊豫而柳氏一門金貂盈堂而歌舞酣宴無日無之柳丈之大人伊時國舅公第有樓封鐍甚固而有新屠馬脚在樓中流血淋漓其事甚怪而其家亦不之恤也曁癸亥反正日柳丈被補萬里峴人家不免大辟血書之徵至此始驗而子姪之刑戮者前後相續曩日中丸而不死者意者留待癸亥之禍而樓上馬脚其柳公子孫血肉狼藉之兆瞰室之鬼未嘗不先期開示而迷昏於富貴豪奢之中不覺察

自就覆滅何敢怨天尤人也

○仁嬪金氏乃監察漢祐之女而 元宗大王之母也 宣廟朝被遇特隆生四王子五王女子女常呼以母氏則嬪踖踧不自安曰國家不幸坤殿無誕育而吾輩有子女不過借腹以生而已吾豈敢爲君輩之母也常若不敢當而亦不敢以爾汝呼子女其謙德如是天豈不畀之以無疆之福耶余嘗聞此語於老宮人及聞徐領相文重之言亦符前聞徐公即嬪第一女貞愼翁主之孫也

○綾原大君第有一老婢逮事 章陵者也平生患

胷痛苦甚至死不能愈常曰　元宗在邸有新及第者来謁命給優人一端布宮中無所儲遍貸隣家而亦不得以致遲延　元廟屢促之吾於門外佪徨等待既久僅得之潜自墻底水道投納于内以之出給而其時過用心慮氣結成疾至今為苦矣且曰元廟以王子至尊貴也而不能備一端布尚無歉歎意今年少公子輩米穀金帛堆滿庫藏而猶未自足如是而能無禍耶每以此戒勉　章陵諸孫云

○壬辰之亂倭賊遍滿國中至於七八年之久士大夫婦女多有被掠者及至賊退免禍之家不欲與遣

變者連姻 宣祖憂之曰此風若長擧國大家殆無完全者矣力勸宗室貴戚結婚於遺變之家自後無敢區別疵累者當光海朝有庭請廢母之擧宗室百官多有畏禍不敢異者逮 仁祖改王有追罪之議 仁祖下教曰庭請之罪予亦難免議者不敢復言

兩朝鎭定調劑之道前後一揆矣青平沈都尉聞

兩朝聖教於其先相國言於余故并記之

(一)光海朝己未年間綾昌見罹於逆獄 仁祖在綾陽邸圖其生萬方柳希奮有寵妾乘時索賂罔有紀極 仁祖傾財以遺而猶未滿望柳常赴其妹夫趙

國弼江亭之宴 仁祖踵往求見柳辭以醉不肯迎接趙勸之曰綾陽王孫也為活其弟辛勤来訪於十里之外情亦慽矣公何以不見乎柳猶不聽趙自出迎謁曰文昌中酒不省事而日晩路遠王孫不暇有飢渴之憂乎因以杯盤進及反正初朝臣有以希奮之不助廢母論欲活之者 仁祖下教曰三昌之罪豈容異同柳終不免大辟盖自惡妾致也趙之江亭今為青平沈都尉所有焉密昌朴承宗廣昌李爾瞻文昌柳希奮是為三昌乃其勲號而皆封府院君柳妾安岳郡妓柳死之後自經死

○國舅延興金公即 仁穆大妃之考也於光海癸丑因偽獄賜藥死既葬之後發棺其屍幽其夫人盧氏于濟州絕島中時火焰方熾人無敢入見者達城尉徐公景霌以姻家之誼指揮一二親戚收屍歛棺殯於寢室閉門奉棺權厝某地盧夫人在謫十餘年望絕生還一日有鵲飛到簷前查查不已如報喜狀夫人歎曰家破人亡有何喜事而鵲報如是也盖鵲非海島所有而忽有之人皆異之聚觀咨嗟俄傳仁祖改玉而承旨奉 大妃徽音為迎夫人來泊朝天館一島懽呼審問鵲所從來則船人有言船發南

海明有鵲坐檣竿將近津頭忽然南翔而不知去處矣始知其先使者報喜如此

○仁穆大妃既復位以手筆抵書于達城歷舉其忝措事以謝之云達城　宣祖朝儀嬪也延興達城兩公後世言之如是

○仁祖慎賞罰惜名器嚬笑不苟李馨益朴頵俱以醫術承眷馨益至於夜半獨為入診而頵不過六品主簿馨益僅至正三品散秩此非後世之所當法者也且　聖度凝重簡嘿宫人昵侍者不得頻聞　天語羣臣亦莫測　天意深淺若得一字褒貶以為終

身斲案而大内所御床榻未尚加以冊恭其儉德又如此先君翼憲公常謂不肖等曰後世嗣王不必遠學堯舜只法　仁祖足矣

○光海之遯于海島也朝廷爲置其姬妾數三人於梌棘中以供奉之後有中使於其室中得一紙以進乃婦人書而只訊安否而已　仁祖以内外不嚴罪守者又拿同室光海妾稱任昭容者鞫之殿庭而終不知其書之出於誰其時申文貞公欽謂鞫廳諸宰曰吾輩目見舊主寵姬被刑訊而不能止又從而莅其刑後世必有議也又廢世子祬與其配廢嬪朴氏

搒棘江華朴以熨刀闕地作穴推廢人出送既出不
知所向彷徨間為守者所覺臺諫啓請正法李文忠
公元翼言此事雖自 上施罪而臣下有當争執今
乃自下請殺不但於事理有所不忍而亦非開示来
世之道歎咄不已及自 上下問終始以全恩仰對
而臺請不止竟賜死今 上壬戌奉常判官鄭維愽
上疏請以王孫例封爵追封之而朝議格不行申公
號象村李公號梧里
○有老宮人常言廢世子祬之將死也 仁烈王后
告 仁祖曰祬罪之可生可死非婦人所知而國之

興亡在於德之修否德之修否係於心之操舍心之操舍決於俄頃故古有朝天子暮為匹夫而不可得者 殿下之操心不如今日則安知後有賢於 殿下者乎前人所為後人效之願勿殺徑以為他日我子孫保全之計 仁祖墮淚傾聽而勳臣及臺官力請按法云

○光海末年完平李相國元翼退居驪州仰德里改王曰 仁祖拜為首相遣近侍召之光海時權臣之有罪者将待公正其生死其中一宰臣有寵妾以所蠙珠履納公側室以丐命側室持以告公公垂淚曰

使臣下有此物其君安得不亡使姬妾着此物其人安得不死乎

○仁祖化家之日宮女之可堪職事者倉卒無以備數命光海舊宮人年老無罪者入內供奉有韓氏名保香者不能忘舊主有時切切悲泣同列者密告于仁祖王后曰某也追思舊主恐其有變也　后曰此義人也召韓慰籍甚至曰國家興廢無常　吾王賴天之靈雖得有今日安知後日復不如光海之失之手爾之衷心如此可以阿保吾子命爲保母尙宮且錫胡椒一斗而引言者撻之曰觀汝今日之爲可

知他日之心仍諭諸宫女曰爾輩毋效此人韓氏感激流涕其舊人之不自安者皆釋然歸服務盡誠余內公主之保姆金氏即光海朝進環人也目見其事常言之垂涕

○金右相文忠公錫胄　明聖大妃伯父忠肅公佐明之子也甲寅後以國戚長本兵兼御營大將時首相許積有孽子堅其所親者以堅所謀不軌事來告金相金相因內侍啓于　上出一番人起鞠獄次第定罪遂録保社勳封清城府院君　明聖王后以諺書戒相國曰吾家世遵清儉固守窮約至於卿身既

拜司馬兼帶大將又封勳爵余甚憂懼不能安寢矣因內侍告密雖由於萬不獲已一之不可決不可仍以為例也事不守經務為權宜則不但得罪於公議主上亦必有不是之心君心旣厭之後吾於　主上為毋無可救之道矣小心奉職初不抵罪可也天王家與士庶家不同罪狀彰著則雖至親之間亦不得免焉故余有一女明安公主甚愛之　主上亦甚友愛而余每以謹愼毋作過為戒矣諸臣朋比之習雖曰可惡而自君父視之同是臣子人命多死則不祥莫大該與諸臣治獄之時務得寬大宜矣如此等教

丁寧懇惻不啻累百言而多不能記直令人一字一涕也金右尹　為余言之余以是問金相金相出諸箱中以示之金公號息菴至巳巳削勳追奪官爵甲戌復官　賜祭

○孝廟於戊戌年間常有下堂之憂久而不瘳口味屢變思嘗異物而慮致民獘不責該司使諸公子及宦官宮女家隨得以獻厚直酬之不煩民力而諸物畢至翌年龍馭賓天自後遂不無援以為例者數十年来其獘尤甚雖閭巷賤流得異物則必獻之獻之必致直至於希望異數遂有不尊九重之意生心侥

倖曰加一日古人所謂差之毫末謬以千里者豈虛語哉夫責之該司不過市民一時奔走之勞而事過則已寧有今日之獘哉

○孝廟丙申余入大内聞老宮人老璫輩所言則闕中侈靡視　祖宗朝倍加逮余婚禮之日又見諸公主服飾曰　祖宗朝王女則未嘗有此等服飾云而近觀諸貴主家帳御飮食服用不啻十倍於其時未知前頭更增幾許也且記婚禮時尊貴家婦女赴慈者甚多而其中䔥平大君夫人及淑安淑明淑徽三公主外無用繡鳳背者可見等威之猶存而今則

士夫家尋常宴席士夫庶孼之妻女亦着繡鳳肖背亦可以觀世變矣丙申拒今未過五十年而以其時御室御服較之即今諸王子女居處則大有所不及者矣

○明聖金大妃於庚申後使弟 傳言于金 相曰 主上春秋方富域内姑無盜賊邉境亦且安逸當得謹愼之人付之兵權使其持重鎭安而已此時将任不可受諸求進之人必以固辭求退者處之能知固辭必知将兵任重能知将兵任重則能小心不鮮矣

○淑徽公主嘗請得一繡裳　孝廟下教曰吾方君臨一國欲以儉示先宣可令女着繡裳乎吾千秋萬歲後余慈氏為大妃則汝雖着此人不深咎姑待他日可也終不許淑徽公主以丙子十月二十七日棄世其娣淑明公主點撿衣服擧繡裳痛言其事如此

○今上二十七年辛巳三月二十七日晝講時承旨李世載陳于榻前曰光海君墓在揚州牧其外孫奉祀者将欲加土而以事力不逮請得役丁訴于禮曹及備局而不為啓達故臣敢仰達矣光海廢置後

仁祖聞其疾病則必賜其藥物及其沒宰臣以治

喪不謹至爲陳疏今爲墳墓加土時宜有助役之道矣 上可之命給役夫

○有長老言趙靜菴當 中宗朝以弼違格非爲已任其於諫爭之際不得俞音則不止且疾惡揚善無回避一友人語之曰公雖有龍逄比干之風而得無乖明哲保身之道乎靜菴曰吾以直道事君幸以生則生矣不幸而死則死矣禍福在天吾何畏焉 宣廟之時李退溪禮遇甚隆而退溪造朝甚稀來亦卽歸或問之曰 主上之待公無異於昭烈之待武侯未嘗久留者何也退溪曰唐虞之際君臣契合千古

罕比而猶有都俞吁咈之辭今者 主上於老臣之言不問可否輒皆從之吾是以不敢留耳兩公處身之不同如此而俱爲正人君子云靜菴文正公光祖別號退溪文純公滉之別號也

○余於幼時聞諸長老之語曰燕山朝有一臺臣家在仁川聞新除臺職告于父母曰國事日就危亡吾欲進戇言以悟君聽兩親在堂不敢自輕父母曰汝旣許身於國可死一任汝心無以我爲念也其人旣辭其親訣其妻而色不動及見十許歲女子牽衣啼哭不覺墮淚而不變初志割慈上京上疏極諫被刑

而死其能辦死生不愧於龍逄比干余時幼穉聞其姓名而忘不能記可恨

○礪城尉宋文瑞公寅號頤菴 中廟朝儀賓也時有戚里喜事貪權責人以已所不能為者故疾之者多頤菴因其来訪戒之曰外朝之臣自當持清議任怨故言不用行不合則奉身而退而吾與君則處地絶異既不可遠離輦下自内有私賜與則自我不得不有私進獻宫中有事則妻女子婦亦當承命入見豈外朝臣子之所擬者乎大凡人情雖不要寵亦不欲得罪是以不能無苟順 上旨者故雖自謂簡嚴

之人而宮女輩有請則僅能遊辭彌縫而終不能擄理嚴斥已所以自持者不免疲瓟而反以繩墨責人怨安得不生且歷代帝王雖不能不以權與人而權之所在忌心必萌戚聯天家者惟當奉公守法一心王室持身無愧而已古人云怨可觧不可結怨多則讒多讒多則禍至自古貴遊之家多不得保全者皆由於怨多也余前祖母乃顧菴公之曾孫故得聞家間流傳之言

(一)宣廟朝完平李相國元翼初入臺閣以簠簋不飭彈尹海源斗壽後因公事往謁海源同源無幾微見

於色留與語曰貧族之行婚遣喪者皆責具於我為

副其須凡有饋遺不得不領留臺啓之發理所當然

吾何介意酬酢良久言皆由中適有鄉族乞婚需書

尹公即命侍婢曰須日譯官某有所餉匹段爾其取

來侍婢入而復還曰本無是物矣公笑曰婦人輩以

公在座欲諱之耳促令取出全封界之略不動色李

公服其偉量終身敬重焉完平後孫至今稱道之

○李栗谷掌銓時以銓曹事往時相某公第受薦望

而忘持紙硯某公言其失體因其陪吏人有為栗谷

介懷者栗谷曰我既失體丞相之責我自是相府體

例事也吾何憾焉栗谷文成公珥別號也
○癸亥反正之夜入直諸臣蒼黃奔避各自圖生李
竹窓德泂時以都承旨在闕中搶攘之中連聲請于
仁祖曰願活舊主願活舊主涕淚橫流嗚咽不能
成語他日 仁祖下教曰李德泂之忠義予於舉義
日知之矣李公卒於 仁祖朝官至貳相
○金判書蓋國 仁祖朝為户曹判書時有進銀中
朝事金公敬其事不委下吏親自封監有[竹/美]負一人
在傍瞰金公之轉眄時探取一塊即起趍出有若便
旋者潛置他所而還入舊坐人無知者獨公覺之而

佯若不知即命罷坐曰痁病欲發不可久坐命置其銀於一房使其美負守之以待明日開衙以封美負自念銀不準數咎將歸渠不得已以所窃者還置其中翌日監封數無欠縮後十餘日金公不彰其罪以微事遞其任人莫不服其雅量

○政府掌樂官朴時亮常於朝夕時值路泥加着大分套以護靴子大分套乃大皮履之俗名也冨譯張弘造家舍用附椽皆國制所禁者金清陰尚憲為都憲因兩人將治之時亮素習於吳楸灘允謙而吳公與金公交厚時亮妻子乞命於吳公吳公曰雖吾子

犯法金公必不容貸何敢有圖囑之計其心甚憐之而終不敢出一語以救之兩人終受刑訊金公之見憚儕流如此有公子造山亭用圓柱聞金公爲都憲即削而方之盖殿閣用圓柱故私家不敢爲也金公相 仁孝兩朝配享廟庭

○崇禎丁丑先君翼憲公爲忠清監司與諸宰往復簡牘成積卷軸其中有遲川崔相國鳴吉書數十張皆以國事勉之而乃曰吾在廟堂令公按湖西不以此時救民則湖西之民更無蘇殘之期毋纔煩複悉心録聞則我當盡心以助云前後辭意皆憂國救民

之事無一言及於私先輩殫心國事如此

○先君有姑婿某以蔭仕發身敎爲一縣時完城崔公爲吏曹先君迫於姑命往請之公曰吾之前後除官豈敢云盡得其人而但能不愧於吾心而已此人其能稱此職乎竟不一擬先君每擧此事告于子弟曰崔相於吾言未常不從而至其不可爲處則確然如此此其不可及者云完城遲川相國勳號也

○綾原大君俌　仁祖大王母弟也其家善於烹飪仁祖常下河豚使之烹飪趁明朝進膳而進之綾原親自炊火夫人躬執俎達宵守覬頃刻不離而凡

於事係　大內者則勿論大小致謹皆類此云綾原
卒于丙申元日　孝廟親臨其第擧哀
○梧里李相國元翼釋褐隷習漢語專意講習後值
壬辰倭亂車駕西巡天兵東征使命旁午事機糾紛
而譯胥所解不過水火寒暄而已彼此旨意百不通
一李公時爲關西伯接應酬酢一無碍滯天將大喜
曰莫是漢人耶於其愜攘之際大有所賴始公以書
狀官赴京有舌人於使臣與禮部官相接之時變幻
辭說有所要求意謂使臣未解華語也公默若不知
者還到山海關逢華儒探討經史問答如流舌人伏

地叩頭曰死不足償罪願乞縷命公亦黙然不答及
登台司兼帶司譯院都提調凡諸譯院公事皆令以
漢語稟定由是人皆自力大為國家之用云
○有一長老言靖社勳臣中多英豪文學之人而
仁祖之倚重終不如完平李公至於李延陽時白則
其忠樸尤著稱而猶以凡常功臣視之及丙戌尼山士
賊之變延陽自請督戦自闕下直赴官廨即日啓行
終不入其家　上後知其事始乃嘉褒於引對羣臣
之時以延陽之盡悴謹慎受知之晩如此則况其不
及者哉世之欲但以功業深結主知者可以為戒完

平梧里相國勲號也

○先君在首揆宋相國時烈列録國朝忠臣義士袖之以来曰褒忠奬節固是國家令典而至於嚴興道以一介微賤之人盡忠於魯山尤可聳動千古权録其後孫以䖏来世則安知舍命殉節之士不由斯而出耶余聽之至今惻愴宋公號尤齋

○鄭都憲弘溟號畸翁甞以試官入試院語同僚曰奉君命試多士而容私於其間其心足爲逆賊其時同事長老言於後生故余聞之

○宣廟朝儀賔全昌尉柳公 廷亮有宏量幹才甞納

伶官孫某女為妾而非其顧也余先君左議政府君
時居臺職論劾之柳公子叅判諗與先考相遇輒避
不見一日先考往拜柳公公命叅判出見屢促而後
始出柳公戒之曰吾實犯科鄭公論之當矣鄭門不
以私惡中人故視我無異於昔吾何有憾自今日往
来如舊勿以介意叅判不敢違遂相友如初人服柳
公為長者先考葢敬事焉柳公預料物之貴賤指教
家僮貿遷獲利積貯米布以恤親族之窮乏者月給
廩餼且助婚喪待而擧火者幾七十家其殖利非為
已也而人有訾之者葢不能詳知而然矣論人其可

易乎柳公被彈在　仁祖朝

○許丈積於余左相府君先考爲執友曽經領議政少時家甚貧親戚遠来亦不得供飯及至顯達所得恩賜盡歸朋友且於所管府捐出剩餘接濟親舊有病則必躬問而遺之藥待而擧火者常不下十餘人人皆以意氣稱之實有人所不及者而李相國浣語余先君曰古人食禄千鍾什九在外者謂以所得常禄分而與之也汝車則專欲恤窮愛族不能遵守法度惠及親戚槩歸公家汝車終必以意氣見敗矣至庚申坐其子謀逆賜死而盖欵接雜客好行施與乃

其敗亡之本也李相之言至是果驗汝車許丈之字也

○顯廟嘗於經筵講湯武革命事筵臣權諰進曰臣子則當以盡忠死節爲心而人君則當以我不修德天下豈無湯武之意存諸胷中然後可以安保邦國矣 上曰言甚切實

○趙承旨胤錫 莊烈大妃之兄也溫良謹愼無所營爲禁絶妻孥不敢有一毫干澤事及承旨沒後家事饒於前人以是益知承旨之賢

○崇禎庚午先君作宰通津曾祖考府君抵書曰親

舊求乞酬應誠難而一則濟人之術一則度厄之方有則給之無則不給而已以此為念勿示厭苦之色云

○宣廟朝鄭西川崑壽為判義禁余曾祖水竹公為同義禁而與他僚同監杖武人之犯贓者有一僚負駭其杖之不猛下語之曰王府之杖固知是乎鄭公曰年少僚宰之言固是矣而王府乃士大夫就理之所也重杖貪贓武夫快則快矣一成規例則豈無吾輩亦不免之悔也其人深服之

○廢主光海夫人柳氏乃余曾祖水竹公之妹女也

光海時國有鞫獄時或問公公心知其寃則於被鞫者毋論士夫賤人申暴於力所可及處前後陰活者不知其幾而未嘗以德色示於家間故子弟亦不知其所活誰某也崔大憲有源門巷相對揣而知之言於人曰有德於人而不欲使其人知之者唯見鄭相國一人耳

○仁祖朝有儒生疏斥三公曰廟堂謀猷如劉孫草笠尹領相昉笑曰劉孫草笠猶成形體吾輩於時事做摞且不得時以爲長者之言盖劉孫草笠工之以手拙著名故凡器物之麁劣僅成者東俗輒曰劉孫

草笠云

○李相國浣武宰鷄林府院君守一之子也相國少時侍鷄林語曰武官其為倡供役親自揷籬子不欲與之為伍矣鷄林曰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汝父少時亦有是事耳相國不敢復言其推恕戒飭之言眞有長者之風也鷄林　仁祖朝勳臣也

○孝廟丁酉余年十餘始冠入見　上賜玉簪揷髻又賜青金倭扇余受賜而出與伯氏觀璿璣玉衡於圻營白軒李相國景奭適在座見余扇曰年少兒郎血氣未定何執此侈物為旋見玉簪之在頭又責之

以服美且令伯氏近前累言從儉之意伯氏答以上賜故不敢違耳相國曰　上雖賜之而我誠不欲則　上亦不必我違也懇懇陳戒不已余於其時雖聞其言而不知其爲藥石也稍壯始覺之深戒其愛人以德之恩服膺不忘云

○潛谷金文貞公淯居第在終南山下余幼時以里中兒數往拜之獲蒙撫頂之恩文貞天性儉約雖身爲上相連姻宮禁而食不重肉親執鄙事未嘗以尊貴自處雪峯姜判樞栢年一間茅屋不蔽風雨而惟以文史自娛終身不改金公卒于　孝廟戊戌姜公

卒于今 上辛酉

○金叅賛壽賢寬緩不苛崇禎壬申為其曹叅判遣
仁穆大妃國食各司例送白布帽以分而期促工
少未及畢造吏以金公必不罪我也以其先造者盡
納于左僚及下官之喜捶撻者金公獨以紙帽成服
笑謂同僚曰柔善者何罪余先君翼憲公常稱長者
擧以訓余 金判書與諸僚赴殿最之坐杯盤並進
而在金公前者饌品絶異盖畏其剛嚴也判書見而
不安重杖掌饌之吏余先考左議政府君未入閣時
同赴其坐歸家戒余曰判書不以待已特殊為喜後

輩不可不知

○余先君在幼少時受詩經論孟於柳進士景緝一日往請益切值柳公在僕隷陋室監銀工役柳公引先君坐其傍講論以送盖柳公有叔父將行婚禮召匠造簪珥之屬而令柳公監之柳公敬其命不敢離也其時士夫家法之嚴皆如此今則子不嚴父詔弟不順兄教其有能讀數十卷書者輒有名諸父之意豈使執鄙事供命令乎時柳公方為太學掌議後登第官至方伯卒于　孝廟丙申壽七十

○咸陵府院君李公澥靖社功臣也傲睨軒冕務自

放逸裸程身體不事撿束余於少時異其為人也嘗質之先君先君笑曰李公故自有意兒輩何知及稍長復舉以問先君曰余始議及正之日諸人皆以安宗社保民生為説故李公樂聞而與焉及至勲業已成多有不能踐其言者至聚籍沒家器皿衣服之類日日聚會親自分之李公見其瑣屑貪鄙之狀羞愧欲死自廢終身以明素志豈可執其跡而論其所存乎余於是始得釋然李公第在好賢坊距余先第僅數百步余於髫歲日往遊戲習見李公居處故有是聞耳

○趙判樞絅淸儉刻苦南政丞以雄豪放佚氣味不同而交誼甚密人有問於判樞者曰凡人之相交者必志趍相符而後可以不渝而公與南公志不同而交深何也判樞笑曰我天性近隘故樂南之寬南則和而流故取我之儉是以相好云趙公卒于　顯廟朝

○李家宰慶徽與徐兵書必遠資性相反而情好特至雖論議有時不同不肯苟合而交誼則終始不變徐公深感之及家宰沒爲營其葬至躬自相山云兩宰皆卒于　顯廟朝

○光海朝朴承宗為首相常置砒礵大如鴨卵者於佩囊中曰遭時不幸朝夕待死安可無此物也每閑居靜處輒嘘唏不自勝沈相國之源公一家婦人有為朴之子婦者故相國詳知之言于人

○領議政延陽李公時白世守清儉一日聞其夫人措置錦線方席大驚命鋪蒲薦於庭下揖夫人共坐曰此是吾舊時所籍者也際會風雲濫承公卿凜凜危懍恐致傾覆豈可以奢靡而促之哉蒲席猶不安況於錦席乎恨責不已夫人愧謝即毁棄之云李公卒于顯廟庚子壽八十

○綾城具公 仁獻王后之弟也戚聯椒掖致身勳貴而孜孜奉公一心國事其判刑曹裁决訟獄必期平允金同知光燦曾爲郎僚目覩而語於家庭故其胤金領相壽恒言於余

○癸亥改玉之日李白洲明漢以知製教被召入闕見一勳臣子困卧殿庭磚石字號白洲曰天章何如白洲進至一處則谿谷張公出而執手曰不忍坐視宗社之淪亡不得不爲此擧而慙負天地無以爲顔因涕泣横流盖奉新王安社稷雖行伊霍之事黜舊君變宮闈亦天地間大傷心處也至周甲癸亥 遴

臣請賜勳臣子孫米布後勳臣子孫會于勳府大張
聲樂設宴而樂之人謂若使張公在世必不令子孫
赴其宴矣張公諱維　仁宣王后之考也
○余先君在相位李判書世華以槐院正字因公来
謁而命下人取紙硯先君曰正字自持来判書大有
不悅色退言於余從兄翰林載海氏曰相公使我荅
行下吏事得無太薄乎翰林曰相位禮絶百僚兵戶
判有闕則吏曹判書躬受薦剡于大臣而必有執簿
奉硯家宰之尊尚如此槐院正字不過九品微官耳
親執筆硯何足愧乎判書大驚曰生長鄉曲未諳朝

家體禮今不聞君言則終何以覺其非乎自此訪問
國家典故躬先行之仍以謹恪著名於世云矣判書
於巳巳廢妃之日與吳忠貞斗寅朴應教恭輔同受
訊杖獨不死後長吏兵曹兼判金吾巳卯以年七十
八耆老所自是托疾不出更不着朝衣
○許積以首相都體察使開府城中抄擇幕僚以計
慮才識文筆膂力貨殖等名色俱收並蓄京外雜流
各效其能門閙如市閔相國凞訪余謂之曰許相精
神過人故雖有粗率之病而識見明透到今年老智
衰且為惡子所誤全不覺悟巳可寒心而最是雜客

盈門必敗之道也許台於公之一家常自信服公一
開口言其不可則必即悔悟余曰台監可言而不言
使余言之者何也閔相曰許台之待公家有異於視
吾輩公之一言必勝於吾輩百言故也余曰我是少
日床下拜者吾言安能動其聽乎閔相默然良久乃
曰彼不得悟吾不能言公亦不肯言將見其敗耳爲
之含淚居數年而果敗余到今追思言雖不用當盡
在我之責而知其不可行而不言坐見其敗幽明之
間不能無愧
○今 上己未有江都築城之役有匿名投書于監

簗者邀與同逆監簗者上其書朝家廣加購捕久而始得設鞫治之時宰欲加以周紐之刑以期得情周紐者乃治盜之酷法建大木于兩脚之間以索絞脚上下左右引索則脚曲如環盜無不服李及第元禎時居宰列大言于朝曰鞫逆自有 祖宗朝定制而韓上黨明澮創設烙刑至今流毒今何可又創新法乎況為法自斃古語亦可戒也周紐之刑賴以不行至己巳朴學士泰輔諫廢妃備受烙刑訊刑壓刑而辭愈直有金吾老卒流涕語人曰己未若創周紐之刑朴學士亦將不得免也李及第曾經一品判書而

收職隷故不書其官

○余兒時聞諸老璫相語曰嶺南士族有天閹者內侍毋取之為養子其族屬絶不與通　仁祖朝閹之叔父為承旨直闕中閣方籍內府在禁中以所得柑橘若干枚乘時進之承旨曰南北寺不得相通國法也既不受柑橘又不令往来其家終不相面而死承旨之守法如此可畏哉余聞承旨之名而今不能紀得可恨

○朴承宗子自興乃爾瞻之女婿也承宗徽聞爾瞻有廢母后之意而未知虗實與之對語適有一烏止

于庭樹鼓翼而鳴承宗曰彼雖禽鳥而能知反哺不可賤視之爾瞻默而不答偶有飛蜂過前卽曰此是微虫而能知君臣之義不可輕視之承宗知其意之牢不可回始與之貳云

○林慶業初爲南邑守以官米百包買駿馬一匹而馬有超逸之才一境之內喧謗不已慶業微聞之乃令邑中善射者射的較藝及至期日以其馬鞴新造鞍勒繫之官街垂柳曰中者當以此酬之有一人中之輒予之於是譽聲騰布流傳都下有先輩聞之曰慶業此擧手段甚濶若此不已難保有終矣及丙子

後朝庭不忘尊周之義欲以一介道達情實於明朝而無可送者慶業募僧人名獨步者以水道至京師崇禎皇帝大嘉其誠賜僧名麗忠後為清人所覺使我國繫送慶業慶業中途脫走航海赴南朝及南朝敗為清人所得還之我國 仁祖大王雖憐其心而形禁勢格不得不因訊終死於桁楊之下人皆悲之今 上庚辰因其後孫叫寃議于大臣 命復其官而曾經兵使為二品職故禮曹據例遣官致祭

○余仲氏右相公才踰成童委禽于南邑見武弁某甲目不識丁亦無父兄師友之得而齊家之道極有

法度男女有别閨門嚴肅鄉里儒生亦取而爲則累年後仲氏讀書於圻内山寺偶逢其武弁而適值雨下數日聯枕仍問君以弓馬發身未常學書而治家有法能使鄉中儒生敬仰何也武弁面頸發赤欲語未語者良久仲氏固問則曰我於年少時訪從妹之居窮僻處者對語良久從妹忽面紅氣急將突前把我我見其狀即起而出来盖以其人容貌甚陋故我得免於禽犢之歸若使其人有妖艶之態可以動人者則我心亦不可自保也自遭此變以来心亂不能定後往鄉先生家坐傍造矣先生教童子七年男女

不同席之文童子問始自七歲而不同席何義也先生曰男女之慾大故必自幼歲遠而別之乃所以防禁私心也余聞此語而始大悟心口相語曰若早聞此語從妹獨居之地豈輕到乎即請於先生以諺文翻譯聖訓中男女有別之文伏而讀之行於家庭故今為一鄉所矜式而人無知我所以致此者有由也我觀秀才他日必為宰相余乃吐露肝膽云

○顯宗時宗室某兄弟與諸公子遊漢江設饌方丈大張聲樂凡三日而罷方宴有蒼頭携酒壺從船舷而過失足墮死而宴自若老鐺鄭弘淵聞而歎曰某

公兄弟其將不得令終矣人問其故弘淵曰光海朝柳國舅新第落成行杯女奴跌仆樓板板觸陰户即死而終不撤宴人謂不吉之兆今日所爲何其近於是耶其言果驗

○外棺着柒只行於　大行之喪而自餘則雖王子女之貴只用本色之椰所以存大防也今　上丙子年間有倭譯其姓遭妻喪柒外椰如國喪之例宰相臺諫聞而駭之而其人家積累十萬金能隨處通門故竟無糾正者識者爲國家憂歎

○延陽李公語人曰癸亥改玉之際賊流之奔走陪

衛者多蒙褒酬之恩而意欲無限輕視朝廷宗社重
安雖賴其力而下凌上替自此始矣
○崇禎丙子清兵之亂我國人民之係累者不可僂
指而或有婦人並被掠擄者則清兵憐而不棄其妻
故雖娼妓賤婦亦有得免者士子之被虜贖還者歸
言於人此必其國紀律嚴明而然也以夷狄入中國
久享天祿有以也夫
○萬曆壬辰有士族子某年十五娶妻三日而遭亂
被擄其妻認爲死於兵服喪三年仍居舅姑之側數
十年後某自倭逃歸顔貌聲音變作他人其父母亦

不能卞聚族而諜之一人曰其也與其妻同處者三日中宵交會之間必有他人所不知之事置之異室各徵其言言若符合則可知其非誣也父母以為然父問其子母問其婦三夜交驩之事悉陳無隱而子與婦之言相符如契遂為夫婦如初當時皆稱其周詳蓋於其時有遭此變而輕使合歡致有後悔者故稱此為善處云

○烏城君宗室也以青樓酒肆為生涯得豪俠稱年迫八十余常問之曰公之為俠斜行為人所誘而不能拔乎抑生性放佚不能自制而然乎烏城默然良

久太息而曰自吾幼稚至于弱冠而未嘗一蹈邪逕
若守靜處子見人輒羞不能擧頭一日隣居武人誑
余遊觀至一處則乃妓館也琴歌喧閴觥籌交錯心
頗赧澁欲爲還歸而爲諸人挽止旣久稍安俄而妓
忽脫衫搔癢見酥乳豊軟玉肌濃瀩狂心火起不能
忍耐終至交寢而後已自此流蕩忘反以至於人視
禽犢使吾至此者皆當日一乳之祟而武人使之也
始知河間淫婦本非不貞者人家年少子弟以我爲
戒必愼其所與遊而且禁於未萌可矣爲之慨歎不
已

○參奉宋德基獲習於余先君嘗言其先祖與羽士田禹治情親有宰相子要與偕往禹治所問平生休咎禹治曰某年退居鄕谷某年不求官某年不出門不交某人不求得他人財物積穀無過幾石藏獲無過幾人樂在其中否則必有大禍其人曰吾之所欲知者冨貴榮達之事而子之所言一無及之者然則終無通利之時乎禹治曰吾能指人可安之道而已進取榮顯則有天命惟當守道而行無違天心則祿在其中矣輕信術家之言而逆天違人勇於進取者初若有得鮮有不敗盖以無正其道之心而有謀其

利之意也吾能知天人相感之理故教人以求安之道言不言在余用不用在君而至于窮阨之境則當思吾言耳禹治雖非吾徒人見識超邁故有是能言云

○内侍鄭弘淵余曽祖左相公八寸弟也　宣祖朝始到京師未屬内府之前時時踵門及其隷籍来拜以辭曰國有定制内外截然此生更無拜謁之日寧不悲哉遂涕泣而去及余儀賓王室弘淵年老尚在見余垂涕曰公與外朝有異而吾甞受戒於先左相公故絶意於往来門下云弘淵歿于今　上丙辰年

八十八爲人恭謹善良故　孝廟令侍東宮

○金謹行倭譯也秩高家富而持身謙恭且多計慮故交隣之際朝家倚而任之謹行有女婿新造家舍頗宏潔一宰官爲避寓而借之金婿强許而愠見於色辭宰官怒其不恭文訴刑曹請治以凌侮士夫之罪時余堂叔左相公爲刑部長謹行曉詣其第請曰賤婿得罪宰官願痛杖之雖見血亦不恐也堂叔試謂曰其罪奚至於此乎謹行曰小人有富名婿不被重杖則將上累於老爺且薄罰之則不足以解宰官之怒後將重被大罪矣叩頭乞不已謹行可謂能於

涉世者也

○仁祖戊子年間武臣金某為平安兵使時有所眄妓愛之專房而妓嘗留情於武倅鄭好信不能忘鄭因公事到營則妓偷隙潜出好合綢繆而有密告兵使者兵使詰問之妓牢諱之至擧刀斫指以誓之見者莫不愍歎好信聞而忿之曰此妖物也吾不可隱請謁兵使悉陳事狀以重罪人皆多之好信官至副摠管享年七十沒于今　上朝

○洪彦純譯官也嘗赴燕持厚貨徃妓館館人指一室以示曰此可以穪此直也彦純入視則乃國色小

艾而眂素眼淚有悽惶不忍色彥純細叩之乃被罪兵部尚書之女而欲運父柩賣身取資自言一許此身當終身守節彥純聞之拜於庭下曰外國賤譯何敢汚天朝宰相之家耶即以其金遺之而歸同儕者並嗤嘲之彥純不少悔後三年隨使節復往濟灣自禮部連問彥純来否人皆異之到京始知前日宰相之女爲禮部尚書繼室尚書問彥純意氣傾慕問訊云時使行蓋爲本國𢽳宗系事而事由禮部尚書以彥純故極力左右之遂得盡洗千古誣衊之辱　宣廟大喜告于　廟社錄光國勳封彥純爲唐陵君而

尚書夫人召見彦純厚餉錦繡以報之云領相 洪公命夏聞於其時長老言于余如是

○朴弘耈光海朝相臣也癸亥改玉後以屢出賊招賜死其妾李每言伊時事輒曰士大夫當官處身當決以己意毋爲傍人所撓惑雖子弟妻妾之言一切不可從當趙溭疏諫母后不可廢被鞫受刑也家翁掌鞫事叅坐及罷歸脫帽投地曰目見此事何忍不歸斷有退去之志而子弟並皆沮止吾亦以歸田後資生之難非徒不能贊決反有挽留之語畢竟禍機至此士夫之居官處身豈可爲傍人所撓乎其所謂

決以己意云者實是藥石語也事在光海乙卯六月云
○有末裔宗室家在果川窮不能自存嘗於所居不
遠地因葬掘地得誌石乃高麗王子之墳也歲久平
夷故初不得認而其壙中從葬奴婢牛馬犬羊之類
並以黃金鑄之於是掩其坎而取金以歸仍得冨厚
稱一日為追亡婢至全州乗夜便旋於田中忽為流
矢所中而死人疑亡奴之為而或為祟於墓中金寶
矣前別提李幼弼居在同鄉目覩傳說而事在崇禎
丙子難前云李以堪輿術効勞於山陵時者也
○朴姓武人為葬其母穿壙乃高麗名宰之墓也有

誌石石色如玉刻字塡眞紅朴碎之投江去骸骨而
葬其穴逮庚申獄受戮雖死非當律人謂陰報云
○余自幼少時逢老人輒問古事有關西妓眞伊年
垂八十曾為李爾瞻子大燁所蓄者也嘗謂余曰爾
瞻主文銜掌試士則士子不當踵門而或袖所製請
其品題或稱論難古文踵相接不絕而奴顔婢膝媚
悅百狀其慕勢趍附如此則立朝所為從可知矣爾
瞻豢養無恥之徒以充朝著天豈不降罰哉且言渠
反正後赴人家宴會見士大夫攘臂噴沫罪狀爾瞻
者多曩日冒夜出入於爾瞻家者也爾瞻勞心延士

自以為必得其力而反致敗家亡國至於身後誣辱又出於平日結為死黨者之口自是以後若見假名儒士粉飾言貌出入人家者則未常不為其家憂之云

○有舊時政府録事出入金自點家者言於余曰孝廟在春宮時掖庭人有舊恩於自點家者来言闕中之人竊謂相公於春宮有不臣底意相公能以此時釋權避勢則或可有一分之救不然則其危可立待矣自點家聞此言而其長子錬外無一驚懼者至辛卯鞫獄 孝廟下教曰自點之不欲臣事於余

余知之已久至是始知掖庭人所聞之不虛云

余於今 上乙卯年間往浴溫泉秣馬村家家主孫泰雄年過八十矣自言曾為沈器遠陪吏余問汝於器遠未敗前能知其必敗乎泰雄曰小人無遠識安能有先見耶但見世所謂武士者無人于謁宰相之門以求發身而不過旅進旅退而已器遠則不然來則因接致款辭意綢繆故武士之留連門館夜以繼日者其類甚多無不誇勇獻奇以自衒售門庭之雜亂如此其能無禍乎其包藏逆謀雖非人人之所可知而其時識者多知其不終矣余見甲寅以後宰

臣被禍者多祟於武士盈門則泰雄之言可以警世矣

○余於年少時偶逢金自點舊奴於鄉村問其家禍敗之祟則曰吾主偏愛小子欲其貴無所不至迎接名士大夫使其分朋角黨而已為其魁身為黨魁者其有保全者乎吾主之敗祟於接名士好權勢云

○參奉宋德基常言天啓乙丑年間有數十儒士為做科業往山寺讀書炙牛肉以啗一士人以一串横拭佛口曰勸汝一串肉其夜其人夢壓而死云夢壓之事或出於偶然而以程子未嘗背佛而坐觀之則

慢厚殊非雅士所為可以為戒云

○有一武人事其師甚至師亦子蓄之而師有妾善裁縫及師死妾無依賴賣針指以資生矣武人家適與其妾所寓相近每製衣服必於是妾手請製且以米豆周其急妾深感之時時来謝因以相昵遂有身既不可隱則與之同居焉其後或值國有逆獄邏捕四出則妾輒憂其連逮曰君必與知武人怒責之妾曰君既無難於淫其師之妾則必有犯上之心是以憂之耳武人赧赧不能言妾之疑悔終其身不已云

○人以非理悦人而責報者終未有不遺反傷者甚

宰掌試私其所昵者數人取其文置高等登第皆至榮顯自謂數人者必感已之恩死且不避矣後數人者與人評論其宰曰推度其科場行私雖弑父與君亦可為也適有獲習於其宰者聞其言而告之某宰愧赧忿恨不能作氣僅成語音曰某也安敢乃已某也安敢乃已又有一掖庭别監語後進同伴曰士夫之欲夤緣宦官宮妾圖事者必先交吾輩然後奧路可通故一朝士以厚利誘我事成之後恐其洩漏反欲害之以滅跡我不得不報復之以避害彼此初無不正之事則豈有末梢之變哉汝輩以吾為戒愼勿輕

交士夫之無耻者云有年老譯官親見兩事言於人

○長老謂余曰金自點以白徒叅靖社勳身都將相

富貴隆赫而猶不自足欲令其子鉽占巍科擄清顯

以厚貨賂鄉儒之善文者代述擢第至於登玉署冒

銓郎門闌一時熱甚而又欲以其孫世龍圖尚翁主

誘賫卜者僞賫其命欺罔至尊連姻王家氣勢所壓

無物不摧　孝廟在震邸亦恐其見忤而迷不知悟

終至身被大戮家無噍類究厥禍源皆由於爲子求

榮爲孫圖婚云翁主　仁祖後宮出初封孝明翁主

○余家門外有盲人金自鳴者卜術不足取而家貲

近巨萬出錢利息能傾南北商賈余常怪之後聞其詳則冨譯李馨長名入於　孝廟辛卯獄事而方赴燕未還故朝家秘不宣而其家人密知之恐其財没官潛移自鳴家後馨長伏法諸子縁坐死妻女亦流配無人推還自鳴因得以專其利冨厚幾四十年馨長之弊心力營為者一朝盡為他人有而旨之一子浪遊娼樓日費其金盲亦憂其破業余以理喩之盲亦笑

○金自點勢焰方張時家有咀呪之變致疑一婢而不能明其虛實密招軍官一人使奸其婢而探知之

軍官正色曰使我監杖訊問則固無所辭旣爲夫婦之後又探其隱而發告以殺之則非人情不可爲也自點踈其人改使他人奸之乃於寢席間誘說得實以告遂殺之而因此得顯後自點之敗與其禍
○今　上辛未秋有四五宰臣爲其老母設壽筵于掌苑署擧朝公卿莫不與焉只一二人托疾不赴筵臣至請賜樂以侑之歌管鍾鼓轟暢遠通而其地與閔國舅第僅隔數百步時　中宮閔氏殿下方遜于其第有書吏金貞立者大言于衆中曰余於昔日與刑曹吏憲府吏㝉妓張樂於一酒家樂未半憲吏一

人忽愀然不樂曰余有繼毋爲父所黜而不知其所往矣今聞住在此家近地雖未敢違越父命經自入見而在此與宴心有所不忍卽辭去彼雖無知下賤而秉彛同得之天不可誣也今日宰相之張樂在於廢宮傍近而無一人避去者其識見反在憲府吏下乎南人士夫不可以士夫待之聞者掩其口而責以老妄貞立忿忿不勝發聲愈高後余以享官赴齋所以貞立之言語差祭宰其宰低頭曰吾雖不參其筵而聞此言愧忸不自勝云

○庚申搜局後許及弟積宗室楨等四五家皆籍沒

家産至巳巳遣官致祭按籍還給甲戌後又按巳巳還給之籍一一還徵金貞立大言於衆中曰朝家既已還給則典賣資生乃其勢耳當從方今見在之物沒入而六年之後按籍還徵有若索出贓賍者然失信大矣所得其能補其所損乎西人士夫中何無一人識事理者至欲陳疏搆草求覓疏紙不得已止貞立心有所激則不能忍耐多類此人以愚者目之後貞立棄吏役歸南陽以丙子正月十九日死年七十

○仁祖改紀後貽書國舅韓西平浚謙問宮闈間所

當先者公對曰光海時恩賞過濫以致失國今宜一反其事使宗戚貴近皆知分限至於賜與之物亦皆定式無開僥倖之路然後可無恩渴致慢之弊而國家亦得久安矣 仁祖大以爲然凡所施與務得其中此皆由韓公一言助云 孝廟常以此語錦平大君青平沈都尉侍傍聞之爲余言如是

○綾昌君佺 仁祖之弟也幼有令名爲光海主所忌未娶而死於獄只有孽女一人 仁祖念之猶己出嫁歸名族而視其子女猶外祖簪屨之微無不軫念以賜

○癸亥靖社時推戴以定而勳臣中有專尚權術者故 仁祖恐其臨時反覆親赴師期于延曙驛由彰義門而入議者謂其人必不得令終後果然云今上二十一年乙亥立碑于 仁祖駐家之地 上親製文以記之

○仁祖壬午日本國請得御筆揭於其日光山願堂上使義昌君珖代書日光淨界彰孝道場八字以送之盖不欲以宸翰播之外國也而人多不知認為宸翰誤矣

○仁祖己巳四月御經筵講洪範至惟辟玉食經筵

事臣張維進曰擧世皆以玉食為稻米臣則以為不然也凡饌需之珍美者必以玉饌綺食稱之玉食亦此意也天生五穀為民食豈使人君獨食稻米乎知經筵事臣金尚容曰此亦不通之說也天生金玉豈但使人君獨用之乎然定為品制故下民不敢服用

上問領議政吳允謙曰此言何如對曰臣亦自少以玉食為白飯今聞張維之言甚有理也

(　)仁祖為昭顯世子擇嬪也有一處子容貌豊盈一見可知其為有德之人而但其坐立無儀哂笑不節賜之飲食則無論飯羹湯胾皆以手指取啖宮女指

以為狂　上亦疑其為風病不之察也後有所歸甚有婦德　仁祖聞而咄嗟曰我墮其術中矣余嘗聞此說於老宮人告諸先友柳丈景紹則柳丈曰我亦曾聞此言而其戲子姓權云

○崇禎丙子前詔使有以中國玩好送于我朝者中有春戲子者以象牙雕刻作男女淫戲狀其巧無比　仁祖命政院自外撞碎之時有年少假注書數人及其未碎取見於公座長老聞而咄歎曰詔使之送注書之觀皆亡國兆云

○仁祖改玉之初諸勲臣意欲盡革舊事雖其不可

廢者事在先海朝者則必欲改易乃已金相國尚容進于 上曰人之勤于梳頭者日或千梳或百梳而猶未能盡祛贓垢夫日以千梳之勤不得盡祛一頭之垢則何能以一人之力一朝而盡易一國之事乎為國之道視其弊甚而更張之可也不察事之是非一以革舊為心則民不勝其擾也 上嘉納之

○仁祖丙戌年間命賜姜氏死即昭顯世子配也朝臣騈諫之至于以去就争者 上怒曰欲去者去予不禁也時 孝宗在儲位乘間進曰 殿下失言矣人主必羅致恬退清直之士置之朝著之上採用其

言然後國家可保如或怒其忤觸任其退去則在朝者無非患失苟合之鄙夫如是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　上曰予果失言老璫侍聽者言於余

○柳夢寅在光海朝爲吏曹參判及　仁祖改玉東西轉徙不恒其居戊辰逆獄之起辭連被逮初不知其所在或爲已亡命旋得於西山西山乃楊州村名也拿鞫相臣問曰汝何爲謀逆又何以亡命夢寅曰光海之必亡婦孺皆知新主之聖德奴隷亦知我心豈有棄聖君復庸王之意哉且我非亡命但往來西山耳相臣曰爾之西山之說我亦解聽矣使武王立

箕子為天子則夷齊豈往西山耶夢寅良久黙然曰
我作孀婦詞以見志以此為罪則死無所辭仍誦而
告之曰七十老孀婦端居守空壼傍人勸之嫁善男
顔如槿慣誦女史詩稍知妊姒訓白首作春容寧不
愧脂粉諸相臣欲活之有云云勳臣曰不殺夢寅則
效尤而不欲立朝者必多隄防不可不嚴竟論以逆
律夢寅自號於于堂有文集行于世
沈領相之源每語於人曰朴承宗既為光海朝首
相則反正後安得保全其命但承宗常有不是爾瞻
廢母之論且死得其所則籍沒家財非勸戒來世之

道也余與金叅判始振伴直摠府時偕撰沈梓崔後尚入直闕中来見金公言及此事金公之論亦與沈公同

○人之處世不遵正道專任權術則終必有禍奇自獻 宣祖兄河源君女婿也先海時以左議政立異於廢母之論癸亥反正後亦叅卜相之列而常以權數籠絡一世甲子逆适之變有告其與賊連謀者被逮未覆而适兵卒逼都城金昇平瑬盡斬在囚諸人自獻亦與焉盖疑其有權謀而與賊通謀人皆稱寃故延平李公陳劄伸雪而禍之所從来盖亦自取云

○癸亥四月初十日光海在江華圍籬中也 仁祖大王下教曰廢人罪惡雖重即 先王遺體也余念在彼困苦不覺涙下令者時當授衣布紵優數下送 仁祖賓天趙相國翼撰諡冊文而有曰 慈聖克享隆養人不間於宋皇昌邑得盡天年事有難於漢帝實輿誦之言也先海後移濟州以辛巳七月初一日棄世距其生萬曆乙亥四月二十六日壽六十七訃聞 仁祖輟朝三日進素饍五日特遣禮曹叅議蔡裕後率其郎僚與中使護喪以來又令各道監司陪行檢飭祭奠禮曹請葬以王子君一等禮 仁祖

特命用隧長生殿梓宫易棺改歛遣承旨致祭十
月初四日葬于楊州赤城洞亥坐巳向之原與其配
文城郡夫人柳氏同原異室距先海所生母恭嬪金
氏墓一牛鳴地金氏在先海朝追尊爲恭聖王后稱
其墓曰成陵逮癸亥革其號禮官中使監司終始監
護反魂于漢城長興坊私第使其女子奉祀賜田宅
藏獲而三年内朝夕朔望正朝寒食端午仲秋及四
仲朔祭奠之需出自宫家柳氏卒於江華圍籬中乃
癸亥十月初八日也距其萬曆丙子七月二十一日
生壽四十八用其年閏十月二十九日先葬于此其

治喪營葬之禮皆有所定故光海之喪亦用其例光
海之女即其時淑儀尹氏出而後歸士人朴徵遠尹
氏乃士人嫡出云其女之將婚　仁祖助其需又命
舊時宮人往見之余嘗聞先王長老及老璫老宮人
之言得詳其時事後因事過赤城洞見光海君墓表
所記參以前聞錄之如是
○仁祖大王癸亥十二月十三日改玉二十一日使
判尹李适奉廢主及廢世子送于江華五月二十一
日廢世子鬬地跳出為守者所捉自二月十二日專
廢食飲二十四日廢世子嬪朴氏自縊死之距其生

戊戌十一月二十日年二十六二十六日以右相尹昉啓辭收議於大臣三司及二品以上而兩司合啓請斷之以義勉從廟堂之議　上答曰省啓不勝驚惟斷之以義之議是何言耶桎之穿穴不堪其苦之所致有何罪過想其情事豈不矜憐乎頃在廢朝骨肉之變殆無虛歲此其美事乎予不料今日復見此事也勿爲如此之論保全性命毋違至意廿七日司諫鄭蘊引避曰臣於廢東宮按法之啓未免隨參矣及見　聖批愚衷自激不能堅執初見幾誤　聖德之罪大矣請遞臣職大憲具允謙大諫朴東善引避

曰臣等深爲過慮以處變之道竝爾論啓矣昨承

聖批感激于中思欲將順　聖意以爲萬世　聖德之

事而及見鄭縕之啓尤不覺瞿然知悔幾誤　聖德

與縕無異請遞臣等之職執義趙希逸引避曰將順

之義臣何敢獨後於人乎玉堂陳劄并請出仕六月

二日大司憲李貴持平沈詻遠金自點論啓并請兩

司之官初三日仍請速處十八日玉堂上劄請決從

兩司之請　上答曰予不料此論出於爾等今觀劄

辭不勝驚恠勿爲如此之論以安予心廿一日朝講

時三司合辭請啓　上曰不得已勉從廿三日以禁

府啓辭議于右相昉使之自盡領相李元翼原任大臣奇自獻及余曾祖府君病不獻議廿五日廢世子祬自縊死 仁祖下教曰衣衾棺槨依廢嬪例為之其葬在楊州水落山玉流洞東麓斷崗上云

○仁祖改玉後議定曩日亂政者之罪有以追戮已死為請者 仁祖揮手止之曰光海戮尸之刑慘不忍言予不欲蹈其轍耳至 孝廟辛卯有趙貴人之獄時貴人之母已死有追刑之議先君翼憲公以仁祖下教之事陳達榻前事得寢未幾因臺臣論啓遂戮之趙氏 仁祖後宮也

○癸亥初吳相國允謙入侍經筵有一勳臣白于
仁祖曰 中朝靖國後以燕山宮人分賜功臣今可
倣而行之吳公進曰光海宮人多有進環者而今日
勳臣皆是向日北面之人自 上雖有分賜之命猶
當以死牢辭豈可自下先請乎斁倫敗紀莫此為甚
上欣然曰卿言良是予不敢敬聽事遂不行先君
每誦伊時 聖教言於家庭

○仁祖丁卯清兵陷關西臺諫請正監司尹暄失守
之律 上不允者久臺啓請寢適貞惠翁主因事入
闕翁主乃暄之猶子新之之內 仁祖之姑也為乞

其命 上曰朝廷之事當付公論予何敢低仰姑氏
諸闕之後若貧暄死則人必以予為私翌日遂允臺
啓盖翁主之言激之也 仁宣張大妃嘗語諸公主
以為戒
○仁祖大王天章甚高而未嘗作一句詩批旨文字
亦必使內侍謄書而即泚手草於水盆裂以去之故
親王子家所有亦不過七八字小字無所行宸翰矣
○鄭判書經世於 仁祖朝秩至正二品而特命仍
任玉堂長官進講經史啓沃弘多 仁祖久不能忘
後有筵臣請官先賢某某後者 上從之仍令吏曹

判書進前曰予之得免大過鄭經世之助實多經世子孫亦爲收用先君入侍親聞　天語云
○丁丑南漢下城之日被擄男婦累萬雜在賊中見上號哭曰主上主上何忍使吾輩至此耶朝廷士大夫分黨交爭不恤國事以至於此而朝士之誤國者晏然若平昔徒令無辜百姓受此繫累之慘顧　主上念之拯濟於水火之中也　仁祖俯聽流涕
○仁祖時人蔘價高貴不可得戚里一婦人有微恙其家子弟欲藉以網利陽稱病劇請得獨蔘湯生材
仁祖令內局細剉以送之蓋下燭其詐使不可用

於買賣也戚里惶恐後不敢飾非也戚里亦有所懲畏云

○仁祖大王下教宮中曰漢文帝愼夫人衣不曳地天子後宮猶尚如此小國宮人何可使衣裾曳地乎故及予出宮禁之日遺風猶存焉

○有老宮人甞言　仁祖朝鳳林孝廟潛邸爵號麟平兩大君出閤後每當入謁宮中　上輒使年少宮人避匿曰天王家自有禮法大君雖於予爲子而出閤之後則便同外人宜有内外之別不可如幼年在闕之時

聖祖嚴宮闈之道如此云

○申平城景禎　仁獻王后之外從也登武科錄靖社勳一等大拜至左議政及病重不可起始進領相盖　仁祖慮其非讀書人或不能鎭壓百僚以存重惜名器愛人以德之意而又念其勳使於身後得以人臣極職書諸銘旌也余於幼時侍長者之會聽其所言則曰趙龍洲絅李潛窩命俊在　仁祖朝入侍榻前極言　上過失曰　殿下於宮中某時有某事某日作某物乎　上或游辭以待則再三更陳　仁祖必　下教曰果然後始乃退伏兩人固是敢言者而　仁祖崇奬直言使兩人能犯顏直諫若是而兩

人在他時為此擧則必不得免云
○靖社諸勳臣方議擧義以為必得宗室中有聖德者然後可以安宗社保民生而綾陽君龍行虎步有日月之表可為神人之主試問於錦陽尉朴瀰錦陽率爾妄對議不相合遂與之相絕擧事之日義兵將發具綾城寃進曰公子登極之後若念朴瀰之言則將示人不廣願忘之也 仁祖下教曰此是臣擇君之時吾豈介念乎願勿置慮也諸人聞此教已知終為聖明主而錦陽猶不自安若將朝夕得罪者 仁祖特除惠民署提調以安其心焉向非 仁祖如天

之量其何能保全性命乎錦陽 宣廟之儀賓也
○壬辰倭亂 宣祖去邠余曾祖左議政府君諱昌
衍扈駕至長湍東坡驛拜禮曹判書白于行朝曰賊
兵已迫朝夕未保宜埋 廟社主於淨處不幸國亡
猶免委擲之辱幸而重恢可以還奉以歸有數三人
以為如此則國必亡而 宗社先亡矣事竟未行後
四十五年有丙子胡亂王子大臣奉 宗社主入江
都時有欲獻埋安之議者而懲於當時峻斥之論不
敢發及江都陷沒一島魚肉 宗社主汚辱之慘有
不忍言者還都後幾盡改造至是人莫不追思余曾

祖之言其後谿谷張相國言於潛谷金相國曰閱歷多者思慮深事必覩其末終然後可知古人經遠之慮也今日 宗社之遭此變實由於壬辰攻斥鄭相之議也谿谷之胤張判書善徵時侍傍聞之後言於余

光海戊午姜弘立以都元帥領兵赴潯河與天兵合擊建州虜兵敗降虜 仁祖丁卯乃引虜兵而來以復舊君為辭盖疑癸亥反正或失吊伐之義也及至境上始知 仁祖以聖德中興奉大妃復位而金沙溪長生鄭愚伏經世張旅軒顯光皆彙登朝端鶩

曰此人必不以非道立朝其意大沮勸厲兵去身歸本國丁卯厲兵專為奮和和成便退末必不由於弘立之勸令鮮兵而賢士之進退係國家重輕如此

○申昇貞淑翁主之子也其妻李氏嘗隨其姑入覲大内出而語人曰孰謂南面王樂乎曉起讀書旋又視膳問寢於東朝晝省奏御文字夕又讀書以至夜深其訖訖自苦如此不及於窮措大無所營為安居自便者遠矣此雖婦女信口真率之言而 仁祖孝事東朝憂勤庶政之德可因此窺測矣

○孝廟朝後宮李氏慶州人也生淑寧翁主而終

孝廟世爵止淑媛供出該司此外無一毫所加　顯
廟在春宮請以內府剩餘助其不足屢白而終不許
曰留為他日恩可也盖　上意欲令其畏威於當朝
而含恩於後嗣其懲前慮後之意至矣及　顯廟嗣
服禮遇備至至于今　上恩禮極隆封至安嬪女官
極品也癸酉卒壽七十二哀榮無憾焉
○後宮於所生子女不敢呼爾汝盖不敢自毋於其
子之意而安嬪李氏於淑寧翁主爾汝之　孝廟將
加重罪　仁宣王后屢請得免焉
○孝廟誕五公主一翁主而每有恩賜不及翁主仁

宣后以為言 上曰何必均之乎 后輒以私財與之蓋 上意欲以恩出於后而使翁主常有感戴嫡母之心也 上之微意后之至德無間然矣

○李孝達信達乃 寧陵後宮李氏之兄弟也 上嘗招之伏於掖庭使中人傳命曰汝輩若憑藉汝妹使閭巷有擧汝姓名者則將令兩司囚繫汝罪折汝膝骨而後已也孝達等恐懼屛息不敢向人作聲氣至今五十餘年渠輩年亦八十餘而安享清福視他宮族屬之驕橫覆滅者何如哉 聖朝約束嬪御之制固可為萬世法而孝達之保有家室莫非 聖恩

之攸曁也

○孝宗大王一日密問於先君翼憲公曰具綾川仁垕方為訓局大將而老不堪事卿亦思其代乎勳戚中誰可為者先君對曰為國之誠未必盡在勳戚聖鑑所照如得其人則願勿以非勳戚而忽之也　上曰是指李浣耶未幾綾川拜相適將李公為其代號令嚴肅賞罰明慎而軍政解弛之餘卒見紀律修舉多有怨之者或粘書闕外或掛榜城門謀所以去之者百端　上又密問於先君曰以卿薦浣故先勳舊戚里而用之今一軍皆怨將奈何先君對曰仁垕柔

善年且老只以地望坐鎭而已未嘗罪一吏杖一卒
故兵不畏將者已多年矣久安之餘猝見新將紀律
嚴明自相恐怯相與造謗以至流播内外若過五六
朔頭緖整頓則軍中必恨其來之晩願　上少俟之
毋爲流言所動涗久掌輦下之兵則國家終必賴之
國家安不安在此臣敢以百口保之　上曰予志堅
定卿勿慮焉李公終能爲國盡誠不負所知大爲
　孝顯兩朝所倚重余嘗白先君曰大人之薦李公
自是廟堂重事而至其有謗而再詢之時則　上心
已動矣大人猶不變初心益保其無他何以恃李公

若此之深耶先君曰吾於丙子之亂與李浣俱在陣
中晝夜同處嘿察其倉卒間處心之際則終非負國
家者是以知之深而薦之堅也豈無所以而為之者
哉

○孝宗大王聖德出天友愛尤至其視同氣子孫無
異已出余於稚年猶及與犢坪崇善樂善及益平青
平寅平三都尉犢坪子福寧君四兄弟昭顯子慶安
君出入九宮屢承　孝廟提耳之訓　孝廟命犢坪
長孫之名曰福詳蓋於當宁諸公主之生男也已以
吉祥慶祥嘉祥犢祥錫命又將待諸家兒之生俾與

聯名欲其益加和協又欲使諸王孫儀賓衣服鞍馬
必與相同無有厚薄姸媸故諸家婦女輒相通議一
時措辦 上亦助其需一儀賓偶未相告先着新衣
上大怒命裂其衣大責貴主常 下教曰汝輩以
王室宗賓處地相同務相愛護不失和氣以體予敦
睦之心也余心常感戴服膺銘骨諸公子志趣操行
雖或方圓不同余未嘗有物我之心彼雖以詐我則
以實彼雖害我我不介懷只以無負 聖訓為心及
至後日既有自絕于天未免大辟者且諸家子孫又
不能不失和氣各有色目分黨角立視若仇讎俯仰

人世歲月無幾而亦無知有當日懇惻之教者悲矣
○己亥春 孝廟以儒生事欲有教勅把筆擬草手
戢放之口號 聖旨使益平尉洪得箕書之 命世
子坐側提省得箕聽瑩處書既畢 上以為有可添
刪處蔵之几案間時臣隨諸儀賓亦侍傍而年歲幼
稚只知為儒生事不觧 聖教旨意後問洪益平則
益平曰 孝廟在潜邸聞長老之言知昏朝儒疏皆
出權奸之指揮常用慨然及登大位屢諭於引接臣
僚之時曰昏朝之將廢母后也館學儒生皆陳疏
其叅疏者豈盡有廢母之心乎 儒生輩勤苦讀書以

期進取而身操黜陟之柄者怵以禍福脅使同參者
非大力量大見識孰能不畏目前之禍而不受驅迫
乎因仍局促終不自脫爲世所棄者不可勝數此不
但儒生之誤着亦國家道率之未盡其方也欲爲定
式須布中外者久矣至伊日始起草而聖旨曁曰
館學及鄉儒將欲陳疏則必須先期通文于中外儒
生明言其日以其事拜疏同志者來參不願者不使
施罰勒參雖居泮居學者亦許各從其志欲參則參
不欲參則不參爲善爲惡皆自己求勿爲迫脅等
教而未及筆削　弓劍遽遺不得宣布云

○余於 孝廟朝每見 上引接臣僚之日則宦官皆有憂色相謂曰今日筵臣得無以吾輩罪過陳達乎及朝臣退出聞其無事然後始乃平心宮女亦然近習之畏朝臣非畏朝臣之言乃畏 上之能虛受其言也

○孝廟朝有一老鐺金彦謙年迫九十神精銷亡特一未冷之尸而 上嘗置內府不令歸家日給御膳人莫測 聖意所在他日 顯廟下教曰彦謙侍昭顯在瀋之日 昭顯有過則泣諫之終日不食明日又諫之 先王常見其如此故常加厚恤也